思旋天地 思旋

珍惜擁有的幸福

伴隨節氣小暑而來的天氣，異常惡劣。世界各地都降暴雨和起暴風，釀成天災慘劇，令人傷心悲痛不已。

真要嘆一句「樂極生悲」。在假期中往國外旅遊的人士，其中不乏度蜜月的新婚夫婦，卻因不幸遇上意外事件，喪失生命。

近日，在布吉因暴雨加上暴風，竟有旅遊船不聽警告指示照常出海，在途中沉船，釀成慘劇。不幸的是在兩艘沉船中有不少華人同胞，遇難或受傷害近百人之多。發生在海外的旅行悲劇，令人悲哀傷痛。

我們常祈禱出入平安，實在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提醒那些出門旅遊度假人士注意安全，關注旅行路徑及旅行社質素，不要樂極生悲。我們要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國人在外地遭遇意外事件，都會得到中國外交部有關當局有擔當、負責任地協助解困。以上這件不幸事件，亦有外交部駐當地領事給予援助。

常道是：「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其實人生常有不幸事發生，甚至在家裡。最近在日本因暴雨而遭遇了35年來最嚴重雨災，超過百死，繁華的日本竟有如此災害，對於當局而言實在要好好反省，天災雖難料，但當局應好好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最為重要。

另外，受世界注目是泰國少年被困洞穴事件，13人的足球隊員及教練迷失在洞穴中。在當局及救援人員努力下，執筆之時已有數人獲救，但是，仍有數人未脫險。期望能盡快救出可憐的孩子們。

天災事件接踵而來。執筆之時，50年來最大之強風瑪莉亞正吹襲台灣北部。颱風暴雨交織，災情慘重。台灣和我們是一家人，我們深感不安。老天爺有時也不公平，天災人禍降臨多於偏遠落後地方，釀成之災難更大。衷心向上天祈禱，庇佑天下人士安居樂業，平安是福。

香港也曾發生強風侵襲。猶記得小時候有一慘劇，有一架大輪船被風浪吹上岸，而今記憶猶新。思旋並非迷信，依事實而論，香港自從在大嶼山建造了一座天壇大佛後，面靠北方祖國，坐向選擇風水甚佳。記憶所及，自此之後未見有特大強風襲港，就算天文台預測將有颶風襲港，也會幸運地改變風向，香港避過颱風正面吹襲。港人應該感恩，珍惜擁有的幸福。

講到天災，也談談人禍。香港面靠祖國，經濟不斷向前行，可是最近遇上美國挑起貿易戰，令人對香港經濟前景有所擔憂。然而，港人對國家滿懷信心，相信國家市場底氣足，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必將貿易戰影響消化。

平情而論，美國打響貿易戰一槍後，我國人心思定，情緒平靜下來，反而在投資市場方面審慎而行。誠是好事。

方寸不亂 方芳

瑞士看名錶

阿爾卑斯山有的是重巒疊嶂，瑞士之美，享負盛名。早前乘搭瑞士著名的高山火車，攀雪山、徜綠野，穿峽谷、跨湖泊，實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新世代旅遊瑞士，除了湖光山色，世界名錶「五支火柴」是焦點所在。

旅遊專家給的貼士，在瑞士以外國家和地區的瑞士錶，有可能是當地設廠製作；在瑞士買的瑞士鐘錶，一定是在瑞士製造，且款式多，價錢便宜一截；在大城市的旅遊區很多錶款都給搶光，所以想找心儀款式，反而在小城鎮會有收穫。

踏上瑞士之旅第四天，團友在瑞士南部的環保城市Zermatt已有斬獲；同行朋友對法國著名時裝及奢侈品品牌的手錶情有獨鍾，在昔日皇族權貴度假勝地的St.Moritz，悠然開始了她的名錶之旅；及後來到瑞士旁邊的郵票小國列茲敦士登，香港客與內地客相遇，買錶開始進入交鋒狀態。這個郵票小國為取悅中國顧客花不少心思，廣場上既有該國的國旗，也有中國國旗，中國客人喜孜孜地在國旗前留影，小火車上有普通話、廣東話導賞播音，使中國客人有滿足感，購名錶自然爽手。

在首府Vaduz的錶店，人頭湧湧都是中國人，該店店員有三分一是華人，連主管也是華人；對名錶欠缺認知的群體，特別喜歡聆聽店員推介，店員以各種送禮對象的職業、職位、個性作不同錶款的介紹，對認知少的消費者容易受落，一開單就是買幾個，這當然是店員熱捧對象。反觀香港客有自己的選擇目標，也不想聽推介。朋友在品牌的櫃位等候幾分鐘，好不容易才等到店員普通話侍候，說不上冷待，只是人手不足，計價退稅全部以人民幣計算，可見強弱懸殊。

來到大城市琉森旅遊區，錶店「梗有一間喺左近」，「五支火柴」的櫃位都是中國人的聚焦，只見飾櫃的錶隻被抽空的不少，錶款「缺貨」情況普遍，就是聽到中國客人說，想多買一隻都沒貨，怎麼搞的？瑞士名錶每隻十來萬以上，中國消費者買錶等如買朱古力，都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七嘴八舌 小臻

自覺排隊有那麼難嗎？

朋友最近到內地旅遊，剛巧一南一北，回來後談到期間的經歷，北方的人普遍有禮貌友善純真，但不懂變通；南方的人跟上時代，可惜修養不敢恭維，特別多財大氣粗沒禮貌的人，男女都粗口滿天飛。然而一向很包容、體諒內地人的一些陋習的她，此行也顯得失望和無語。因為今次讓她見到的問題不是文化生活習慣的差異那麼簡單，是見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沒有因社會富裕了先進了而改變。

她表示自己親身經歷，旅途中試過在景區搭接駁車逼到叫救命！搭電梯逼滿人，前排人沒意識讓後排人出電梯。等緊過馬路時都有人從後打尖，不成功時竟對前面的惡人先告狀，兩句不夠還想動手打人。這些不是「大媽」級，是中青年人呀！悲哀嗎？再看到朋友圈有人傳來文章，圖文並茂看到搶着吃、霸位置，不排隊的惹人厭行為。她不敢再替他們辯護，不敢再勸港人體諒他們的生活習慣。以前她覺得不應怪「大媽」是因為她們那個年代沒有什麼儀態、修養這方面的教育，可是今次見到廿、三十歲的人仍是那麼沒禮貌，自私心極度嚴重。這是不能不正視的問題，是時候培訓基本的禮儀，教育他們學習顧全大局。習主席講過：打鐵也得自身硬，要自己爭氣。

內地旅客出外旅遊機會多了不少，見識到不少海外人士如何注意禮儀，凡遇人多場合例如搭車、上廁所都是守規矩自動自覺排隊的，為何他們回到內地就不學習一下？不需要有人維持秩序也自覺排隊。別輕看排隊這件事，它代表一個公平的概念。每個人先到先使用，若明知前面有人也故意打尖，搶佔別人應得的機會，這和盜竊沒分別。許多人以為是小事，目前國際交往那麼頻繁，一家公司、一個人的劣行足以毀了國民的形象；可知國家的顏面都受損。中國五千年文化都推崇禮儀，衷心希望內地盡快推動排隊文化，這是提升人民修養，可以杜絕一切無謂爭吵、打架的好方法。

這幾年接觸內地旅遊活動多了，也發現在資源開發、設施建設都很有效率，星級酒店外觀美輪美奐，但服務跟不上；為了省電不開空調，也不先開窗吹吹風，煙味、發霉味困了一房，客人一進房不罵你才怪，沖涼房內花灑水龍頭總是有問題才來修理。

在廁所革命下，高速公路邊多了現代化的廁所，可惜常常出現沒有水沖、壞門都沒人理；在沒有水沖，關不了門，臭味怎會不薰天？在山區風景區地方沒有水沖廁所，只有原始木板凌空或坑道的廁坑，那你能否隔天將泥土蓋上一層將臭氣減少，消除蚊蟲生長機會。臭氣沖天，蚊蟲亂飛的廁所嚇怕海外旅客，做幾多宣傳都是白費。

百家廊

杭州新增絕佳美景

黃海振

有人描繪走馬觀花式旅遊是：「上車睡覺，下車尿尿，景點拍照，全都去過」。香港中聯辦前主任姜恩柱曾經說過：「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也似一罈陳年老酒，入口雖覺苦，細品有回甘。」其實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和景點同樣也是一本深奧的書。通過深入旅遊，我們可以讀懂更多、更深的書。

由於工作的關係，去杭州多次，但都屬於走馬觀花，近期下決心到杭州「讀書」，可真得到意外收穫。五月的「天堂」杭州，風景如畫；碧波蕩漾的西湖上飄遊着大小不一、五彩繽紛的遊船；湖邊遊人如織、爭相以西湖為背景留下倩影；蘇堤的美景和穿着五顏六色服裝的年輕人在湖中形成的漂亮倒影格外迷人；到訪杭州的遊客雖然不一定能夠「殘雪」，但專程來看「斷橋」的人仍是絡繹不絕。

當人們看過絢麗風景，準備穿過馬路之時，感受到這裡有一道新增的絕佳風景：大小車司機都會客氣示意，讓你優先通過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由於汽車擁有量大，生活、工作節奏快，旅遊的人數又特別多，過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時，很少見到有司機會示意行人先走的。但在「人間天堂」，在斑馬線過馬路時，98%的司機都會客氣地示意行人慢慢過，這讓來自交通管理堪稱一流的香港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遊客刮目相看。

香港是彈丸之地，許多馬路彎曲且狹小；由於生活、工作節奏快，各類司機開車時都在趕時間；所以在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過馬路，得特別小心。在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過馬路，香港僅有15%的司機會示意讓行人先過。曾經有「專家」在網上討論「中國式過馬路」論題時說，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地大人少，馬路上車子不擁擠，過斑馬線的行人也不多，絕對有條件讓行人先過馬路。但在中國，車輛擁擠、行人眾多，要求司機讓行人先過馬路是不現實的。

持這種意見的人只要到今天的「天堂」杭州、在遊客如雲的西湖邊上過一過馬路，則可以體會到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杭州市所有無紅綠燈路口的斑馬線，禮讓行人先過馬路的司機比例達到98%，遠比美國、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要高得多。

華盛頓是美國首都，是一個年輕城市，面積為6,000平方公里，一年到訪的遊客為2,500萬人次。杭州是中國的古老都市，有幾千年歷史，面積為5,000平方公里，一年的遊客為1.5億人次，是華盛頓遊客的6倍。在華盛頓主動示意讓行人先過馬路的司機也不過是50%左右。在杭州，卻有98%的司機能夠讓遊客慢條斯理地過馬路，杭州司機向世人展示了「人間天堂」的無窮魅力，也讓世界看到華盛頓路口「人權」遠遠遜色杭州。

包括香港等國內外許多城市，在行人眾多的馬路上經常會加設金屬欄杆，只在斑馬線的位置開個口，目的是強迫行人只能在這裡過馬路。但只要留意一下，無論你的欄杆有多高、多硬，總可以看到年輕人翻個身「違規」過馬路。在杭州走斑馬線，過馬路時可以非常放心，西湖邊周圍的馬路亦都沒有強制行人通過的金屬欄杆，但由於該市的司機彬彬有禮，行人過馬路時都會自覺地選擇安全方便的斑馬線，看不到有人會在沒有斑馬線的區域過馬路，實現了現代化文明國際城市的良性交通循環。

98%司機能夠禮讓行人過斑馬線來之不易，是杭州市政府、超過200萬司機和市民共同努力的結果。曾經有杭州市司機到外地出差，在斑馬線時讓行人先過，結果被當地司機大聲按喇叭抗議，甚至辱罵，顯示包括台灣、香港、澳門等華夏大地，仍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提高全民族的交通文明。杭州斑馬線的特別風景向世人展示，這裡的魅力不亞於西湖美景。實現「斑馬線文明」，需要政府的遠見和推出有效措施、培訓高素質司機，以及遊客和市民的配合才能完成，杭州這個「人間天堂」率先跨出了這一步。

杭州市政府規定，所有司機在斑馬線「見人就讓，讓必徹底」，並將此例列入司機的「五大軍規」之中，200萬名司機也都已經習慣這樣做。有序的「天堂」交通已經吸引、激發更多的遊客前往杭州欣賞「天堂」風景，令該市去年的旅遊總收入超越3,000億元人民幣的歷史新高。杭州的「斑馬線文明」再次證明，和中國華為可以做出比蘋果、三星更加完美、受到世界歡迎的手機一樣，西方發達國家可以做到的「斑馬線文明」，中國人也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風景美麗、氣候宜人的福建廈門市，去年舉行了金磚國家峰會，亦將「斑馬線文明」列入工作議程。「複製杭州」後的廈門，司機文明正悄悄地有序展開。人們看到，從杭州開始，廈門緊跟而上，繼而讓神州大地的交通更上一層樓。山東青島、浙江寧波、海南三亞、東北大連、廣東汕頭、廣西北海等著名風景區，正悄悄進行着一場展示東方文明和魅力的「斑馬線革命」。

「天堂」杭州的特別風景將促使全國更多風景城市學習和模仿，屆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一線大城市則需要虛心向杭州等城市學習，實現全國交通「一片紅」。杭州的200萬名司機率先成功實施了「斑馬線革命」，養成了靠近斑馬線，不管有沒有人，一定減速、剎車和讓人的行駛習慣。杭州做得到的，廈門也可以做到，其他風景城市也沒有理由做不到。在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車讓人」三個大字已經成為杭州司機最基本準則，也必將成為華夏司機的優良習慣。

旅遊、觀光都可以長知識，也是一種積極的休息；不少旅客還認為定期旅遊可以起到充電的效果。在溫飽未解決的時候，旅遊是一種奢望；對奔赴小康的中國人來講，旅遊則已經成為新時代生活的「必需品」。

旅遊的方式很多，青年人喜歡「自由行」，可以隨心所欲地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旅遊路線、觀光景點、住宿方式、出行時間等。由於旅遊往往是去一個自己陌生的地方，總是希望看到更多、更美的新景點，並得到文明的禮遇，杭州可謂是開了一個好頭。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迷人耀眼荔枝紅

步過好幾處生果攤檔，什麼桂味糯米糍荔枝堆如山高，壯觀得很，幾乎教人難以相信，二十元兩磅/三磅到五磅，顆顆鮮明紅噹噹，看似還是自由市場各自定價，而非品種有差異，但是五磅怎吃得消，明知是高糖誘惑，也就隨意買兩磅糯米糍算了。

不只平到笑，剝殼後看到滿盤果肉晶瑩還靚到笑，肉厚核小還清甜到笑，白居易荔枝中便有「嚼疑天上味，嗅異世間香」之句，也連帶想起杜牧說楊貴妃看到一騎紅塵知道荔枝運來為什麼笑逐顏開；蘇東坡尤其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嶺南人最大驕傲就是每年總有一季享盡荔枝福，今年，香港人也不用像往年一樣長途涉足東莞才享到啖荔枝福了。

荔枝那麼清潤，真不明白何以有人說一顆荔枝三把火，真是說得過火了，中醫說荔枝養心安神潤肺補血呢，荔枝乾入藥還主治淋巴結核及疔毒/婦女貧血/老人五更瀉；也不見西醫說荔枝有什麼不好，三把火？

有人曾經爭吃荔枝爭出火還可信，就算荔枝真是本身有火，大概也是因人體質而異，食物過敏就難說了，有人吃了生痱滋出風疹也不奇，有人吃了花生也感不適甚至死亡也聽過了，信它有火，就不妨依照吃榴槤後喝清水的習慣來降火，或者以荔枝肉混和去火涼粉來吃，黑白雙美，還是絕配，賞心悅目軟滑口感好，還吃出神仙來。

有說荔枝一日色變兩日味變三日色香味俱變，也不過是古代交通不便而色變，古人沒雪櫃，放置兩三日後自然味變香氣亦散，現代人可就不愁這個，連冬天都可以吃到荔枝，楊貴妃蘇東坡白居易有知，必然感嘆「吾生也早！」

曾聽前輩人說過，荔枝豐收不是好時年，該年總會出現戰亂，可不知這說法有什麼根據，廿一世紀後什麼都看不準，冬天也有高氣溫夏天也會吹冷風，我們荔枝大豐收，大不了預兆金正恩對付特朗普吧！

■五月荔枝之美，堪稱眾果之冠。（設計圖片） 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全城找土地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風景，也是一個很弔詭的題目。我們天天踏着它上下班，那是結結實實的土地，何須找尋呢？

但客觀的事實卻是這樣的。不，更確切地說，是在找房子。只是房子要建在土地上，我們只好先找土地。

因為，由政府主導的「土地大辯論」兩個多月前展開以來，我們不但在媒體上看到各方持份者積極發聲，我也在自己的各社交群組內，看到朋友們在議論，人們七嘴八舌，針對那些「土地」選項，各抒己見。

一時之間，令我有「全城找土地」的感覺，是很滑稽的感覺。有趣的是，平時很少關心時事的一位群友看了那十八個選項後，猶如發現新大陸：原來香港可選的土地這麼多，不但有海有湖可填，有棕地農地可取，還有岩洞可鑽，以及棄置多時的碼頭……那還有什麼好諮詢和辯論的？

一般市民終日營營役役，早被樓價壓得透不過氣來，誰有心思關心諮詢細節？至於利益集團，心中早有定案，他們又豈會理會辯論？其實，這不是什麼新鮮的議題，因為問題長期存在，既不是辯論問題，更不是諮詢問題，而是落實和執行問題，尤其是從法律着手。

我早在八年前就曾在這裡寫過《安得廣廈千萬間》，指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的人像香港人般那麼「心甘情願」地做「房奴」，那當然是氣話。但八年來，用上這句唐代大詩人杜甫古詩句的人卻愈來愈多，說明問題日益嚴重。

奇怪的是，既然「房屋問題」乃至「土地問題」已擺在枱上，而且早在回歸初期的首屆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已看到，並提出「八萬五」政策，今日又有愈來愈多的聲音慨嘆「早知如此」，民意基礎如此踏實，為什麼政策總落實不下去？

從前是「房屋問題」，現在是「土地問題」，如今政府拋出個至少要十年以上的「填海」選項，不難預測，這又惹來爭議——我們又要虛耗十年。

其實，在一個島城，「填海擴地」談不上選項，而是必須，今日的衛星城市沙田就是四十多年前填海而成。真不想再看到就這些老掉牙的問題被人來回諮詢。誠如另一位群友所問：現在政府做什麼決策都勞師動眾，大費周章去搞諮詢和辯論，而人多意見多，如何「聽」民意而作決定呢？而我們的管治精英做什麼呢？

琴台客聚 伍呆呆

《詩經》是本什麼書？

中國文人中不愛《詩經》的人恐怕是寥寥可數，無論讀過多少，都一樣會喜愛，現在就連普通人也會張口就來幾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見對《詩經》，全民皆愛。

人們愛《詩經》步調高度一致，但對《詩經》的詮釋、理解卻天淵之別。從孔子老人家把《詩經》編輯起來至今，這種分歧從來沒有縮小過，而孔子除了留下那句「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這句曖昧的話，也並未解讀過《詩經》的篇章，最終導致他的徒子徒孫們吵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每個人心中其實都有一部《詩經》，但部部都不同。首先碰到的問題是：《詩經》是本什麼書？最初的定義是「經書」，因為在「四書五經」中它昂列於首，地位不亞於西方的《聖經》，但「聖經」的地位在五四時期被終止。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主將讓《詩經》走下聖壇，胡適先生認為「《詩經》並不是一部經典，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錢玄同、顧頡剛、錢穆等「古史辨派」的史學家也贊同《詩經》是「民歌總集」的說法。於是這個結論主導了此後的詩經學，當今的文學史無一例外地都繼承下來。應該說這個結論為《詩經》撥開了兩千年迷霧，並為恢復《詩經》的本來面目奠定了基礎。

也許是受了這個「民歌總集」的影響，五四之後的詩經學者基本上都選擇研究「風」，而忽視甚至拋棄了「雅」和「頌」，因為「風」是民歌，來自民間根紅苗正，而「雅」、「頌」來自朝廷、宗廟，是貴族的詩歌，所以無人問津。後來又有不少同樣根紅苗正的學者又進一步演繹：民歌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當時的勞動人民是奴隸，所以《詩經》是奴隸的「反抗之歌」等等，讓《詩經》直接走上了政治化解讀之路。因為有了「階級」這種標籤性的符號，後來的中學生課文中《詩經》就只能收進《伐檀》和《碩鼠》這樣的詩篇。

不過歷來都有不信邪的，魯迅算一個。魯迅先生在大學講中國文學史，就只注重《詩經》的文本，而少有政治性掛靠，他在《漢文學史綱要》這部講義中就不理會當時的「民歌總集」說，根據《風》、《雅》、《頌》三部分的實際內容，認為《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選」，他對三部分的態度也較為客觀：「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

這是從文本的實際出發得出的結論，後來他計劃撰寫一部新的中國文學史，在提綱中稱《詩經》為「周詩」，意思是：周代的詩歌。就像我們現在說「唐詩」、「宋詩」一樣。

後來文學史家朱東潤先生更是正面挑戰「民歌」說，他在《國風出自民間說質疑》中，比較詳盡地考證《國風》絕大部分詩篇作者並非出自民間，所以《詩經》並非「民歌總集」那麼簡單。上世紀50年代末，文論家胡念貽發表論文《關於詩經大部分是否民歌的問題》，提出「把《國風》和《雅》的一部分籠統地說成民歌，不符合它們的實際內容」，他考察論證這些詩篇的作者屬於社會各階級，只有一小部分民歌，大部分是統治階級人士的書寫文學。

詩經學者夏傳才先生經多年考證認為，「《國風》是15個國家和地區用地方樂調演唱的歌詩，它們的作者有大小貴族、下級士吏、自由民，卻很少勞動者之作，它們是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歌詩，反映各階級、階層的思想感情和他們的生活，從而展現周代社會的風貌，具有更大的認識價值」。這個結論更具有歷史與文學的客觀性。所以我贊同夏傳才先生的結論：《詩經》是中國古代由口頭文學轉化為書寫文學的第一部詩歌集。也就是說《詩經》的源頭雖然是民歌，但《詩經》不是民歌集，不是簡單的民歌記錄。所以《詩經》至今仍成為我時時翻閱的枕邊書，地位無法撼動，在我看來，它是真正的「詩」，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